

# 我家三代从军史

我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，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，我现在钱塘区政府当兵工作。



## 【开栏语】

在浩瀚无垠的历史中，人的一生如同微茫星光，莹莹烛火，却闪耀着时代的光芒，成为历史的见证。即日起，蜀山副刊开设“个时光”（吴越方言：那个时候）栏目，记录璀璨星空下的点滴星光，讲述人生或悲或喜或平凡，描述生活本真的样子。倾听他人故事，感悟人生百态，用笔触讲好一个个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。



口述/滕宏 整理/李莫微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我的爷爷被国民党抓壮丁，在湖南一带参加战役，当时部队战斗力不敌日军，几乎全团牺牲，只剩爷爷被一个不知名的老百姓从死人堆里救了回来。

1950年，毛主席发表讲话，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热潮，我的父亲争着报名参军，成为抗美援朝铁道兵部队的一员，奔赴朝鲜战场。

我从小有一个“军人梦”，盼望长大后能当一名军人。1987年，我17岁高中毕业后，放弃了到衢州车务段当铁路工人的机会（当时铁路工人待遇好），从军当了兵。

现在，我讲一讲我家“军三代”的故事。

## 我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

我的爷爷叫滕阿寿，1905年生，绍兴人。爷爷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上有父母，下有两个儿子（爷爷被抓壮丁那年，我的爸爸5岁、叔叔3岁），加上我的奶奶，家里一共6口人，靠几亩薄地为生，生活清贫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当时的国民政府四处抓壮丁补充兵员，我的爷爷就是在那时被抓去当兵的。当时他32岁，住在绍兴安昌镇。

我的爷爷没什么文化，是一个性格温和、本分的人。被抓去当兵后，当了他们团团长的马夫，也上阵杀敌。据爷爷回忆，他们的战斗力十分落后，当时打仗，部队使用的武器是“汉阳造”（八八式步枪），而日军使用的是“三八大盖”（三八式步枪），从武器上，日本军队就占了上风……

爷爷腿上有几条触目惊心的疤痕，是当年跟着部队去湖南打仗时留下的，他先后参与了长沙保卫战、衡阳战役等。

爷爷回忆说，当时战况非常惨烈，他们团坚持到最后一颗子弹打光，大家都豁出去和日本兵拼命，进行肉搏战，几乎是全团牺牲。当时爷爷昏死在死人堆里。这场战斗结束后，一个不知名的老百姓看他动了一下，就把他救回来了。

爷爷所在的团被打散后，他一个人辗转回了杭州。他没有参加过内战，一直在杭州打零工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爷爷被安排在杭州缝纫机厂工作，后一直在杭州生活，做到退休。

爷爷生活简朴，平日里喜欢喝一点绍兴黄酒，但不贪杯。他一直活到105岁才去世，是一个长寿的老人。

## 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

我的父亲叫滕长荣，1933年生于绍兴安昌镇，小时候没有读过书，后来在部队“扫盲”识字。父亲是1950年11月参的军，当时他17岁，和家人一起住在当时的杭州下城区。

父亲跟我说，那时候全民保家卫国热情高涨，一听到抗美援朝动员，大家都争着抢着去报名。我父亲就是在那时报名参军的。

父亲加入了抗美援朝铁道兵部队，部队主要负责抢修铁路，保障我军铁路畅通，在战火硝烟中创造了举世闻名的“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。

在抗美援朝战场，美军拥有制空权，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。为了躲避美军轰炸，父亲和战友们经常利用夜间抢修铁路，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天气里作业，脱掉棉衣，甩开膀子干活，挥动铁镐铁锹、铁锤钢钎、撬棍钉耙，加班加点突击施工。由于晚上不能照明，他们群策群力开“诸葛亮”会议，讨论出在钢钎上缠上白毛巾，方便看见，摸黑作业。在没有防护服的情况下，他们轮流在冰水中坚持施工，就这样一镐一锹中，铸造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运输长城。

1953年，父亲所在部队承担了朝鲜龟城至价川、龟城至殷山、价川至大成里铁路抢修工作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敌军对该段管区轰炸720余次，投弹540余枚，机枪扫射更是家常便饭，造成铁路干线、枢纽和桥梁反复严重损毁。

父亲和战友们迎难而上，在重点桥梁和区段构筑防空设施，架设了通信网络，预制好排架和工字梁。敌机轰炸后就立刻冲到现场抢修。他和战友们还采用护轮轨拆除、护木分孔锯断、鱼尾板螺丝昼拆夜装等方法，将炸弹破坏减至最小，保证线路畅通，做到了“志愿军打到哪里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”，强有力保障了志愿军后勤的物资供应。

在这场战争中，不少战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父亲曾跟我说，1953年2月8日晚，他所在部队的副连长袁孝文在巡逻时，发现美机在铁路上空盘旋后投下数十颗炸弹，他第一时间奔向被炸地点侦察，侦查时突然一颗炸弹爆炸，当他苏醒时，发现右腿膝盖以下被炸断，可他仍顽强地用左腿继续向前爬行，前进百米后又触响一颗炸弹，左腿也被炸断，再次苏醒后，想到线路右侧还没侦察，于是他滚到路基右侧，用双手支撑身子，拖着被炸断的双腿继续向前。他坚持爬

行300多米，这时侦察班战友赶到，对他进行抢救，袁孝文却让战友先去设置响墩，最终确保了列车安全通过，袁孝文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……

我小时候听父亲讲过，他们副连长死的这天他记得最牢。2月8日，那时候已经是快停战了，越是快停战，战争越是激烈。只有争取胜利，才能在谈判桌上有谈判的筹码。

1953年停战，父亲和战友继续留在朝鲜，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，修建铁路设施。3年后，父亲随部队回国。

父亲回来后，被安排在铁路部门，在当时的衢州车务段工作，成为一名铁路工人。

在父亲的工作生涯中，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。

1960年，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，当时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减薪。那时候，大家响应国家号召，都争着要减薪，谁减薪减得最多谁最光荣。父亲说，当时他们看到自己在减薪光荣榜上，打心底里高兴，都认为在为国家作贡献。当时，父亲到手工资约60元，普通家庭的开支在二三十元。在我印象中，小时候油条三分钱，包子五分钱，读书交两元钱。

父亲多次找领导要求减薪，领导告诉他，组织上考虑到父亲家庭负担重，家里有7口人，就不要减那么多了。父亲说不行，一定要减，起码要给他减10元钱。为此，父亲还赖在办公室“大闹”了一场……最后，领导还是给父亲酌情减薪，减了3元钱。

我的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很好学努力，每次业务考核成绩都在单位里数一数二。后来调到人事部门工作，再后来又申请去一线工作，在运转车间工作，一直到退休。

做铁路运转工作，必须保证火车的进站出站，这一段，什么时候进站，什么时候出站，全部要指挥好，就是车站值班员，铁路指挥员。

父亲经常教导我们，要堂堂正正做人。我记得有一件事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父亲捡到过100多元钱。他毫不犹豫地交公了。

父亲现在90岁了，也是一个长寿的人。

## 我在和平年代从军当兵

我从小有个军人梦，在实现之前，我从未告诉任何人。当时，父亲在衢州车务段工作。我



出生在衢州，家住铁路新村职工宿舍。那时铁路工人待遇好，工资高，大家都觉得当铁路工人好，都以为我长大后也会成为一名铁路工人。

1987年，我17岁高中毕业，做了“两手准备”。我同时报名参军和衢州车务段，心里盘算着，如果报名当兵没通过，就去当铁路工人。当收到入伍通知书后，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待遇更好的铁路部门工作。当时朋友都笑我，说我有铁路工人工资不拿，去当兵拿津贴。那时，铁路工人的工资已经有80多元，而当时的当兵津贴费是15元。

但我从不后悔这个决定。

我入伍后，先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，后调到武警盐城支队，先后当了副班长、班长，后又考上武警杭州指挥学院。毕业后先是回了盐城待了半年，1993年又调回杭州，在武警杭州支队一直干到2001年转业。

在我14年的军旅生涯中，有一位英雄的事迹一直深深影响着我，那就是独臂战友——丁晓兵。

在1984年那场惨烈的老山防御作战中，丁晓兵和3名战友在敌人阵地上生擒了一名越军俘虏，撤退时他的右臂被手雷炸断，他把俘虏交给接应小分队后，一头栽倒在地、停止了呼吸，战友们正准备把他送往烈士陵园，军医陶婉珠（后来成了他的妻子）发现他动了一下，便切开其小腿静脉，强行注入2600毫升血浆，经过三天两夜的抢救，终于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。

在这名战友的影响下，我懂得了一个真正的军人标准是什么：哪里需要我们，我们就去哪里。

军队生涯中，出任务抢险对军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在抗洪抢险中，我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，站在半身高的洪水中，背着沙袋堵决堤口，当时我们的誓言是：誓与江堤共存亡。

20世纪90年代余杭大火，当时部队出动了很多人，我和战友随部队的车来到一座山上。当时都是人工灭火，我们拿着铁扫把近距离“战”山火。火光冲天，我们顶着热浪，用被烧热的铁扫把拍打火苗，众志成城，大家一扫把一扫把地像愚公移山那样，把绵延十几里的山火扑灭了。

后来，我虽然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，工作性质变了、工作环境变了，但我的军人情结和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是永远不会变的。

我们祖孙三代的从军经历很平凡，但我们都为此感到骄傲，无怨无悔。

